

## 緣起

日落前，一名樵夫挑著一擔柴準備下山，忽地瞥見一隻罕見的白狐從山下跑到面前不遠處，又轉而往旁邊的一條山徑竄去，眨眼間便像平空消失般，不見蹤影。

他驚訝的走向兩旁皆種植杉木的小徑，四處尋找著白狐的身影，然而尋覓半晌都沒再瞧見，他不禁心忖，莫非方才他看花了眼？

眼見時候不早了，他沒再找下去，挑著柴下山。

渾然不知那條山徑連接著另一座山，由於有結界阻隔，故而凡人瞧不見。

適才消失的那隻白狐，一躍便進入結界，回到歸涯山。山上綠草如茵，繁花似錦，碧樹環繞，參天的古樹，亭亭如蓋，靈鳥啁啾，不時可見小鹿、山羊、兔子和野馬、牛群在水潭邊飲水，或是在山坡上悠然吃草。

白狐靈巧的白色身影飛快的奔跑著，似在尋找什麼。

片刻後，牠來到一棵巨大的千年檜木前，覷見一名面容粗獷陽剛的男子坐在樹下修煉，牠輕巧一躍，落在男子腿上的瞬間，幻化成一名約莫七、八歲，穿著一襲白裘的小丫頭。

男子睜開眼，溫和的語氣微帶著一絲責備，「悅娘，妳不好好修煉，又私自跑到山下去玩了。」

小丫頭抬起秀媚的小臉，一雙水亮杏眼望著他，撒嬌的說道：「大師兄，我去偷瞧山下的大夫怎麼行醫治病，那些凡人的大夫可厲害了，捏著幾根針往人身上亂插，竟也能治病。」

「那些大夫不是亂插，他們施針前必須先辨認穴位，再尋穴下針。」男人解釋道，為免她摔倒，一手輕扶在她腰間。「妳若想學醫，等過一陣子，我到山下替妳尋個大夫，教妳醫術。」

「謝謝大師兄。」她脆笑著應了聲，想起一件事，嬌軟的嗓音透著抹天真，問道：「對了，我今兒個在山下時，聽見一個姑娘對一個男人說：『郎君的大恩奴家無以為報，願以身相許。』大師兄，你不僅照顧我，還教我修煉，你對我的恩情很大，那我是不是也要以身相許來報答？」

「瞎說什麼，我既認妳為師妹，便當妳是親妹妹，照顧妳、教妳修煉都是我願意的，用不著妳以身相許。妳年紀還小，少聽那些亂七八糟的話，把心思好好用在修煉上頭。」男子輕斥。

她歪著小腦袋，若有所思的應了聲，「知道了……」

## 楔子

嵐山深處一處洞府裡，一名男子閉目盤腿修煉。

四日前，他甫度過三百年一次的化形雷劫，如今正在調息靜養，修復在雷劫下受創的肉身和丹田。

忽地，他睜開幽深的雙眼，面露一絲訝異和困惑，神識掃向洞府外的蒼穹，發現四日前已散去的劫雲竟又重新積聚。

他的雷劫不是才過，怎麼又有雷劫？這是怎麼回事？

他心頭駭然，先前那場雷劫已耗去他七成的修為，若是再面對這突如其來的雷劫，只怕難以全身而退。

不等他深思，轟隆一聲，天雷降下，他識海一震，連忙抱元守一，調動全身靈氣，與之對抗。

這時，洞府外數十里處，宛如霹靂般轟隆隆降下的落雷正中劈斷了一棵上千年的老樹，一半的樹身傾倒，另一半的樹身像不甘接受被天雷摧毀的命運，仍直挺挺的屹立於天地之間，為自己掙得一線生機。

一輛馬車行經，被傾倒的樹身擋住前方的去路，無法再前行，不得不停下來。

「李江，你沒聽見一直在打雷，怕是要下大雨，不快些趕路，為何還把馬車停下來？」車廂裡傳來一道男嗓，不悅的質問前頭駕車的馬夫。

李江回頭揚聲稟道：「回世子的話，前面有株老樹被雷給劈了，倒下來擋住了路，咱們的馬車過不去。」

馬車內的男子掀起車簾，探出頭看去，正要吩咐幾名騎馬跟在一旁的隨從將擋路的樹給移開時，突地又降下幾道落雷，其中一道正巧落在男子頭上。

男子驚愕的張著嘴，連慘叫都來不及，隨即頭頂冒煙，臉色發黑，身子痙攣抽搐幾下，便僵硬的厥了過去。

同一時間，數道天雷也轟塌數十里外的洞府，土石落到盤腿而坐的男子身上，他悶哼一聲，嘴角沁出一縷鮮血，最後不得不變回原身，用強壯的熊體硬抗天雷。

在持續不斷、宛若不將他劈死不肯罷休的天雷下攻擊，他憤然咆哮，「蒼天欺熊太甚！」本該三百年一次的雷劫，竟在四天內連降兩次！

## 第 1 章

康定侯府。

喜房裡紅燭高照，幾名丫鬟和婆子們安靜的侍立在一旁，靜候著新郎官的駕臨。

但隨著夜色越來越暗，新郎官卻還遲遲不見蹤影，丫鬟和婆子們的神色逐漸有些不安，悄悄覷向端坐在喜床上的新娘子。

新郎官在拜完堂後就拂袖走人，只有新娘子被帶進了喜房，使得接下來的儀式遲遲無法完成。

喜婆來來回回催了好幾趟，就是請不來新郎官，急得她汗流浹背。折騰到這麼晚，她這把老骨頭已有些熬不住，她用捏在手中的紅色絹帕往自個兒臉上擦了擦，重新堆滿笑，這才越過門檻走回喜房裡。

跟著新娘子陪嫁過來的奶娘施嬈嬈朝她身後瞅了眼，頓時冷下臉來。「世子呢？」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，」喜婆捏著手絹，朝新娘子睜去一眼，塗得紅豔豔的嘴唇咧著笑，好聲好氣地道，「先前宴席上呢，前來賀喜的那些貴客們紛紛向世子敬酒，世子今兒個大婚，一時太過高興，忍不住多飲了幾杯，這會兒醉得不成樣，怕嚇著新娘子，便讓人扶著先到其他房裡歇著了。」

跑了這麼多趟，她也是方才才從管事那裡打聽到，新郎官在洞房夜不進喜房，竟是跑去了他愛妾那裡，可這話她哪裡敢當著人家新娘子的面直說，只得瞎編個理由安撫安撫。

「世子縱使喝得再醉也該回喜房，豈有在別的房裡歇下的道理！」施嬈嬈不悅的怒聲質問。

「這……」新郎官不來，她小小一個喜婆又能如何啊？

她捏著手絹再抹了抹臉上的汗，張口正想說什麼時，忽見新娘子掀起了蓋頭，說道：「奶娘，算了，別為難喜婆了，都大半夜了，讓大家下去歇著吧。」

聞言，喜婆暗自鬆了口氣，望著新娘子那張豔若桃李的嬌顏，她心裡委實納悶不解，這新郎官放著這般嬌滴滴的新娘子不理，難不成他那小妾的容貌還能比這新娘子美不成？在她看來，新娘子這玉容已是罕見的美貌了。

施嬈嬈緊皺著眉頭。「可今晚是妳的洞房花燭夜啊！」縱使世子再不滿這樁親事，也不該做得這般過分。

「新郎官不來，難道咱們還能強行把他綁來不成？」韓舒波展顏輕笑，柔媚慵懶的嗓音不見一絲怒氣，「大家辛苦一天了，把喜錢發給她們，讓大夥兒都下去休息吧，我也累壞了，想早點歇下。」

見新娘子這般體恤她們，喜婆不免有些同情起她，在洞房夜便遭新郎官冷落，往後在康定侯府的日子怕是不會太好過。

施嬈嬈沉默了一會兒，這才應了聲，取出事先準備好的喜錢，先給了喜婆，餘下的則交一名陪嫁的丫鬟，讓她發給其他的丫鬟和婆子。

喜婆得了自個兒的那份喜錢，向新娘子謝了賞後便趕緊走了，至於早先她準備好的吉祥話，如今也只能全爛在肚子裡。

其他的下人領了喜錢後，也都被遣了出去，施嬈嬈只留下幾個陪嫁丫鬟服侍主子洗漱寬衣。

「世子太過分了，他怎麼能這麼對妳？」施嬈嬈一邊幫著自家小姐卸下頭上的首飾，一邊氣憤的抱怨道。

小姐才剛嫁過來，世子就敢這麼冷待小姐，以後的日子讓小姐可怎麼過啊？光是想到那些閒言閒語，她就替自家主子感到氣怒又心疼。

「就是啊，依奴婢看，才不像喜婆說的那樣，世子說不得是在他妾室那兒呢。」另一名丫鬟也替主子抱屈。

替韓舒波換下喜服的丫鬟也憤憤不平的罵道：「今兒個可是世子和妳的洞房花燭夜，他縱使再寵那小妾，也不該如此不知輕重，丟下妳不管，實在太可惡了！」

如今留在房裡的都是自己人，丫鬟們沒有忌諱的你一言、我一語的替自家主子抱不平。

在這些服侍自己多年的丫鬟面前，韓舒波也沒再端著大家閨秀的溫婉模樣，豔媚的臉龐多了幾分放肆，半眯著眼，揚唇輕笑，安撫道：「欸，我說妳們就別惱了，他不來，我還求之不得呢，今晚我就能好好睡上一覺，倒也省心省事。」

她五官生得極豔，一雙桃花眼明眸善睐，一張櫻唇粉潤飽滿，雪肌玉膚，一顰一笑嬌媚動人。

施嬈嬈對自家小姐的性情一清二楚，明白她既然這麼說，就是真不在意，但她顧慮的是另一件事，「可洞房夜世子不進喜房，要是傳了出去……」

韓舒波托著香腮，抬眸輕睨奶娘一眼，不以為意地道：「是他不進喜房，又不是我攔著不讓他進來，理虧的是他，可不是我，我還怕別人說什麼。」

望著自家小姐那猶若三月桃花、含嬌帶媚的玉顏，施嬈嬈暗罵著康定侯世子簡直是瞎了狗眼。「明天妳還得去向侯爺和夫人請安奉茶，世子沒進喜房，明天可怎麼辦？」

「那我就自個兒去，世子洞房夜不進喜房，我倒要看看公公和婆婆怎麼向我交代。」韓舒波不懷好意的彎唇微笑。

符明宵今晚遲遲沒來喜房，確實讓她有些意外，她以為他再怎麼不滿意這門親事，表面上多少還會敷衍一下，不想他竟連敷衍都不願意。

在她嫁進符家前，便已差人打聽過符家的事，康定侯符廣遠有一嫡子一庶子和三個女兒，女兒俱已出嫁。

符明宵能被封為世子，自然是嫡子，不過據說符廣遠比較偏寵庶長子符明騏，因為比起才能平庸的嫡子，這位庶長子可要有出息多了，他能騎善射，憑藉著自己的能力，十六歲時隨軍出征，掙得軍功，頗受鎮國大將軍看重，去年還將他調至京郊大營，擔任鋒銳營的統領。

而符明宵則一事無成，平日裡遊手好閒，四處玩樂，文不成，武不就，在迎娶她之前，與他一位表妹情投意合，聽說他本是想娶表妹為妻，但因表妹是庶出，他爹娘不答應，故而只能納為貴妾。

而她能嫁給符明宵為世子妃，倒也不是因為她出身有多高貴，她爹出身寒門，不過就是個五品官，外祖致仕之前，也不過是四品知府，符家看中的，其實是她家的財富。

她外祖母極善於營生，將外祖父微薄的家產翻了幾番，田莊鋪子不計其數，當年單是給她母親的嫁妝，就足夠讓她爹一家三輩子不愁吃喝。

而她娘親也承襲了外祖母的能幹，帶著豐厚的嫁妝嫁給她爹，在她娘的打理下，也為她爹積攢下相當可觀的家財。

在連續生了三個兒子之後，她娘才生下她這個女兒，對她這個唯一的掌上明珠自是極為疼愛，等她年紀漸長，她娘便費盡心思替她安排一樁好親事。

這時正好符家看上了他們韓家的財富，差人上門提親，她能成為康定侯府世子妃，這可是高嫁，她爹娘都樂見其成，當即便答應。

嫁給誰對她而言都一樣，她早已心如止水，如今唯一讓她牽掛的是大師兄他們的下落，暗中打探這麼多年，遲遲沒有他們的消息，讓她始終無法安心。

也不知當年在她身死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大師兄他們竟離開了歸涯山，不知去向。

思及他們有可能是受了她的牽連也遭了難，她眉眼間掠過一抹戾氣，不自覺抿緊唇瓣。

打小照顧她長大的施嬈嬈，細心察覺到她異樣的神色，關切的詢問，「小姐怎麼了？」

按理，自家小姐嫁給康定侯世子，她們這些下人也該跟著改口喚小姐世子妃才是，但小姐不喜歡她們這麼喚她，要她們仍像以前那般稱呼她。

韓舒波輕搖螭首，露出一抹倦容，「沒事，我累極，睏了。」

施嬈嬈連忙吩咐四個丫鬟手腳俐落些，好讓自家小姐早些歇息。

待韓舒波洗漱完，施嬈嬈便領著幾個丫鬟退下。

沒有新郎官的洞房，也無須再燃著喜燭，韓舒波吹熄燭火，獨自躺在喜床上。

枕著鴛鴦枕，蓋著百子被，她輕闔上眼，耳邊響起的是上輩子大師兄勸誡她的話—

「悅娘，人妖殊途，妳與他不會有好下場，妳別再執迷不悟！」

「大師兄，我要嫁給賀郎，我胡悅娘這一輩子只認定他一人，求你別再攔阻我，讓我走，悅娘一輩子都會感激大師兄！」為了與心上人相守，她不惜向一直以來對她照顧有加的大師兄下跪懇求。

「人心易變，倘若有一天他另結新歡，妳該怎麼辦？」大師兄為她擔憂不已。

「不會有那一天的，賀郎對我亦是一片癡心，他絕不會拋棄我移情別戀！」

「倘若他發現妳的真實身分呢？」

「我不會讓他發現的，縱使他真的發現，依他對我的情意，定也能接受。」她對心上人信心滿滿。

「我再問妳一次，妳當真要離開歸涯山，從此跟著他？」大師兄語氣關切，仍盼著她能迷途知返。

「沒錯，求大師兄成全我。」她語氣堅定，毫不猶豫，一人只盼著與心上人雙宿雙飛。

沉默須臾，大師兄成全了她，讓開了路。

就在她起身，邁著輕快的步履準備前去與情郎相會時，耳畔又傳來大師兄的聲音—

「悅娘，記住，歸涯山永遠都是妳的家，妳隨時可以回來。」

大師兄明明說了她隨時可以回去，可如今歸涯山上的結界已被破除，再不見大師兄他們的蹤跡，沒有大師兄他們的歸涯山，已不再是她的家了。

他們究竟去了哪裡？當年在她死後，賀志堅是不是也對大師兄他們下手了？！

都怪她瞎了眼，鬼迷心竅，才會愛上那樣一個忘恩負義的壞東西，不僅害得自己身死，還連累了大師兄他們。

思及此，韓舒波眼前浮現一片殷紅得猶似鮮血般的烈焰，那彷彿是來自幽冥的業火，焚燒著她的身子、焚毀她的五臟六腑。

被下了符藥，還被掏走了妖丹，法力全失的她，變回一隻白狐，她匍匐在地，周身是燃燒的烈火，她痛得撕心裂肺，質問著那薄倖負心之人—

「你忘了我們之間的恩愛情分了嗎？當年你想當官，卻考不取進士，我費盡心思幫你謀得如今的官職，你沒有家產，我想盡辦法賺取銀錢供你花用，你怎麼狠得下心這般對我？！」

他惱羞成怒，滿臉厭憎的咒罵道：「妳閉嘴！先前我是受妳這妖狐蠱惑，才會迷了心與妳在一起，如今我得到高人指點，看出妳的真面目，哪裡還會再受妳矇騙，像妳這般的妖怪，豈能再留在世上繼續禍害世人！」

旁邊一名道人附和道：「賀公子說的沒錯，我等這是在替天行道，降妖除魔，這妖物法力全失，逃不過我的符火，咱們走吧。」

賀志堅毫不留情的轉身離去，彷彿她是多麼汗穢骯髒的東西，多看她一眼就會髒了他的眼。

分明是他妄想高攀名門貴女，所以容不下她，才找來道士想除掉她，卻說得如此冠冕堂皇。曾經的傾心相待，換來的是背叛與算計，最終她慘遭烈焰焚身，她痛、她恨、她不甘，她詛咒他不得好死。

就在她魂飛魄散前，有人不顧那能蝕魂滅魄的符火來到她面前，抱起她被燒得面目全非的身子，在她耳邊溫言安撫道—

「悅娘莫怕，我來救妳了！」

那是她上一輩子聽見的最後一句話，當時她瞪大雙眼，直勾勾的瞪著那張無比熟悉親切的臉龐，嘴角微微動了動，她想對大師兄說「我錯了，我後悔了」，但是她再也開不了口，也發不出聲音。

闌暗的房裡，韓舒波喃喃低語，「大師兄，我好想好想你，你究竟在哪裡？」

今生她已不是胡悅娘，不是那個被情所迷的天真狐妖，她轉世投胎為人，成了韓家的千金。

當時是大師兄耗去百年的修為，敲開黃泉之路，護送她的魂魄去輪迴，但不知為何，她竟是帶著前生的記憶投胎，在她幼時，便已打聽到前生害死她的賀志堅在她死後三年，因通敵叛國而滿門抄斬。

她不知道是不是大師兄替她報的仇，在得知仇人已死，前生的怨憤也煙消雲散了，而今她唯一的心願便是再見大師兄一面。

翌日，廳堂裡，韓舒波在奉完茶後，不待堂上坐著的符廣遠夫婦開口，便幽幽泣訴，「舒波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做錯了什麼，昨兒個等到半夜，也盼不到世子前來，倘若世子真這麼不待見媳婦，媳婦委實無顏再繼續留在侯府，還望侯爺、夫人成全，讓舒波回去。」

正等著要給甫進門的媳婦下馬威的康定侯夫人，見她說得泫然欲泣，端著的表情連忙一緩，替還沒來請安的兒子說了幾句好話，「明宵昨兒個喝得太醉，怕嚇著妳，才沒去喜房，他這是體恤妳，妳可莫要多心了。」

符廣遠昨日是在小妾那裡留宿，此刻聽了兩人的對話，才知曉兒子洞房夜竟未進喜房，脾氣原就不好的他當即動了怒。

「明宵也太荒唐了，昨晚是洞房夜，他縱使喝得再醉，也該進喜房，怎能讓新娘子獨守空閨，枯等一夜？！他人呢，給我把他叫來！」吩咐下人去喚兒子後，他看向韓舒波，「這事爹會替妳作主，不過妳既已嫁進符家，就是咱們符家的人，往後可莫要再動不動就說要回去的話，都已出嫁還回娘家，這傳出去可要讓人笑話。」

韓舒波沒有答腔，只是柔順的垂眸，輕點螓首。

康定侯夫人知心兒子這會兒還賴在他那妾室的床上，擔心丈夫責罵兒子，連忙又幫兒子說話，「老爺，明宵昨兒個大婚，難免多飲了幾杯，這會兒怕是還沒醒呢。」

「新媳婦拜見公婆，他就是再醉也得陪著一塊兒來，再說，這會兒都什麼時辰了，還不見人，成何體統，他會這般不知禮數，全是被妳給慣出來的！」符廣遠不留情面的指責自家夫人。

被丈夫當著媳婦的面這般喝斥，康定侯夫人不免也來了氣，臉色跟著沉了下來。「老爺怎麼能這麼說呢，明宵不過是晚點過來，何至於如此不堪？」

符明騏與妻子鄧雲娟也坐在一旁，見狀，鄧明娟溫婉的出聲緩頰，「想來二弟只是昨日太高興，才會多飲幾杯，還請爹娘息怒，莫為此傷了身子。」

她樣貌娟秀，但臉色蒼白，微帶病容，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的。

符明騏的容貌肖似父親，濃眉高鼻，臉形方正，素來沉默寡言，此時也只是靜默的端坐著，沒有答腔，但目光卻忍不住朝韓舒波瞥去幾眼，隱隱流露驚豔之色。

「這一切全是舒波的錯，是舒波不得世子的心，世子才會如此對待舒波，還請爹勿為舒波而責怪娘。」韓舒波柔婉的嗓音裡透著一絲哽咽。

瞧見她垂首拭淚，那張帶淚的臉龐宛如雨後的荷花，我見猶憐，符廣遠連忙擺擺手，勸慰道：「這事與妳無關，妳莫要自責，等明宵來了，我會好好說說他。」

此話剛落，符明宵被愛妾陳漪霜扶著姍姍來遲，宿醉的他頭疼得厲害，見著爹娘也忘了要請安，皺著眉頭，不耐煩的道：「爹，這麼早差人把我叫過來，究竟有什麼事？」

他五官生得十分端正，軒眉朗目，身形高大。

符廣遠當即抓起茶盞砸向兒子腳尖前，怒斥道：「你這不成才的東西，給我跪下！」

符明宵昨晚喝了不少酒，回到愛妾的房裡，又被她纏著翻雲覆雨大半夜，沒睡飽，神智一時還未完全清醒，抬起帶著血絲的雙眼，不滿的質問父親，「我究竟做錯了什麼，我一來就要我跪下？！」

「你連自個兒做錯什麼都不知道？！」瞧見兒子是被妾室扶著進來，符廣遠哪裡不知道兒子昨晚洞房夜時是上哪兒去了，見兒子還一臉宿醉未醒的模樣，他氣不打一處來，一點情面也不留，起身上前抬腳踹了他一腳，罵道：「我怎麼就生了你這麼個孽子！」

康定侯府是靠軍功起家，當年符家祖先跟著太祖打天下，才掙下這世襲罔替的爵位，但近來兩、三代，符家子孫裡沒什麼成才的人，也不善於經營，如今全靠祖蔭過日子，也因此他才會為兒子求取韓家千金，就是希望韓舒波能像她娘和她外祖母那般能幹，也替他們符家攢下豐厚的家產。

好不容易將這門親事訂下，兒子卻瞧不上韓家的門第，還自以為是的認為他無須靠女人，將來也能撐起家業，為此鬧騰了一番，被他教訓一頓才消停。

沒想到人給娶進門了，兒子卻這麼對人家，他怕兒子真把媳婦給氣跑，對這兒子是越看越惱。

冷不防挨了父親一腳，符明宵踉蹌了下，帶著醉意的雙眼怒瞪著父親，吼道：「我偏不跪！我已經聽你們的話娶了這個女人，你們還要我怎麼樣？！」

見兒子竟然還敢頂撞他，符廣遠氣得再踹他一腳，「你還有理了，你都把人家閨女給娶進來了，就得給我好好對待人家，你瞧瞧你昨晚幹了什麼好事！」

符明宵平日裡沒少被父親教訓，清醒時，倒是不敢這般回嘴，但此時他還帶著醉意，立即反駁道：「我幹了什麼好事？我不過就是沒進喜房，難道還犯了天條不成？」

聞言，符廣遠氣得抬手想打兒子，但被康定侯夫人給攔了下來。

「明宵這是酒醉還沒清醒呢，老爺就別同他置氣了。」她遷怒的瞪了韓舒波一眼，怪她連累寶貝兒子被丈夫責罵。

「瞧瞧妳養出的好兒子，簡直氣死我了，妳問問他昨晚丟下新娘子，上哪去胡混了？」

陳漪霜沒敢開口，一臉柔順的站在一旁。

「我去漪霜那兒了。」符明宵睜大雙眼，回得理直氣壯，「反正人我是給娶回來了，但你們休想我碰她！」他早已心有不滿，誰教爹娘不讓他娶心愛的表妹為妻，害她只能委屈為妾，又逼他娶韓家千金。

聞言，韓舒波唇角幾不可見的揚起一絲冷笑，他最好一輩子別碰她，她一點都不希罕。他不想娶她，他以為她就想嫁他嗎？若非她都快二十歲了，娘求著她嫁人，她才不想嫁。

不過想歸想，表面上還是得假裝一下，於是她拿起手絹捂著臉，低泣的說道：「世子既然對我如此不滿，又為何要娶我進門，你這麼做置我於何地？」說完，她腳步一轉，佯作傷心的跑了出去。

她這一走，廳堂裡登時一陣雞飛狗跳，本就不喜嫡子的符廣遠更加惱怒，手腳並用的對兒子又打又踹，一邊罵道：「你這逆子，成日不幹正事，只會說這些混帳話，我養著你這廢物有何用！」

康定侯夫人和陳漪霜趕緊上前攔阻。

康定侯夫人一邊指使大媳婦趕緊去安慰剛進門的新媳婦，免得她真跑回娘家去，一邊不滿的叫著庶長子，「明騏，你還不過來勸勸你爹，難道真想讓你爹打死你弟弟不成？」

符明騏這才收回適才追尋著韓舒波離去的眼神，慢吞吞的上前幫著攔下盛怒的父親。

「都是妳這賤人，竟然向我爹告狀，害我被他打成這般！」被父親命令來向韓舒波賠不是的符明宵，帶著滿臉青腫來到她住的小院，一瞧見她，便憤而指著她破口大罵。

雖然父親以前常罵他，但還是頭一回把他打得這麼慘，這筆帳他全算在她頭上。

瞟了眼他那張被打得鼻青臉腫的臉，韓舒波眼底掠過一絲冷嘲，嬌軟的嗓音卻噙著笑，輕聲細語的回到：「蒼天在上，我韓舒波可沒向侯爺和夫人說過任何一句世子的不是。」她只是實話實說。

「妳還不承認！若不是妳在爹面前搬弄是非、亂嚼舌根，爹怎麼會那麼生氣的打我？」他惡狠狠的瞪著她，「我沒和妳洞房妳不甘心是不是？！好，那我就成全妳！」說完，他抬手拽住她的手腕，另一隻手粗暴的撕扯她的衣裳。

韓舒波嚇了一跳，憤怒的揮開他的手，「你給我滾！」

見她宛如被什麼髒東西碰了似的一臉嫌惡，他惱羞成怒的抬手朝她搗去一巴掌。「妳這賤女人不是想我碰妳嗎，還裝什麼貞節烈女！我告訴妳，等我爹娘百年之後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休了妳！」



冷不防挨了一記耳光，韓舒波還未動怒，倒是施嬈嬈氣壞了，「世子爺，妳怎麼能打世子妃！」說完，她領著幾個丫鬟撲上前，扯開符明宵，一邊趁機打了他幾拳，替自家主子報仇。

捂著火辣辣的腮頰，韓舒波眯起眼瞪向符明宵，抬手撥開攔著符明宵的幾個丫鬟，來到他面前，揚起手，猝不及防的重重朝他甩回一巴掌。

啪的一聲，符明宵那張青腫的臉上多了五指印痕。

「妳敢打我？！」他咬牙切齒，若非施嬈嬈擋在他身前，他恨不得活吞了她。

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我這是回敬你。你給我聽好，你不想娶我，我也不想嫁給你，你繼續寵愛你那妾室，我不會管你，你也別來煩我，今後咱們各過各的，只要不犯到我頭上來，你想要再納幾房小妾、收幾個通房，全都由得你。」

沒想到她會這麼說，勃然大怒的符明宵瞬間一愣，不敢置信的問道：「妳這話當真？」

「當真。」她那雙媚眼冷冷地注視著他，柔潤如花瓣的櫻唇再度輕啟，「以前你怎麼過日子，往後也怎麼過便是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。」

「洞房夜明宵不進妳房裡，這事咱們也替妳作主罰了他一頓，可如今都大半個月過去了，明宵還不肯進妳房裡一步，這已不單是明宵的問題，妳自個兒也有責任，妳該好好想想怎麼討丈夫的歡心。」康定侯夫人讓人叫來媳婦，板著臉數落道。

打那日丈夫因為媳婦痛打了兒子一頓，她就對這媳婦越看越不喜，總要找由頭來訓斥她幾句。

「眼下世子一顆心全在漪霜妹妹那裡，鎮日裡都待在她院子裡，不肯來我的房裡，我也不能勉強他。」韓舒波輕聲回道。

「明宵同漪霜一塊長大，情分不同，難免多寵她一些，妳是明宵明媒正娶的世子妃，器量應該大一些，別去嫉妒她，反倒該學著漪霜如何伺候明宵才是。」

陳漪霜是她的姪女，因是庶女，生母又在幾年前過世，三年前她回府探視爹娘時，見她模樣生得嬌美，性情也柔順，一時心生憐惜，便將她接進侯府裡住，誰知她竟與兒子就這麼好上了。

兒子鬧著要娶她為世子妃，但她生母不過是一個陪嫁丫鬟，她自然不可能答應，最後只讓兒子納她為貴妾。

韓舒波溫婉一笑，說道：「娘誤會了，我並不是在怪世子冷待我，也沒有嫉妒漪霜妹妹。我身子骨自小便不怎麼好，能多一個人幫著我服侍世子，我求之不得呢。如今漪霜妹妹得世子愛重，定會盡心伺候，如此一來，我也能放心去別莊靜養一陣子，待身子好些，再回爹娘跟前服侍。」

康定侯夫人聞言一愣，「妳要去別莊？」

「我爹娘給我一處莊子當嫁妝，就在城外的嵐山附近。」韓舒波含笑又道：「娘且寬心，媳婦不是那般不懂事之人，我不會因為這麼點小事就跑回娘家去，我只是去調養身子，等哪日世子氣消了，想起我來，我便會回來。」

她這番深明大義的話，讓康定侯夫人忽然之間覺得，自個兒這段時日，似乎真有些委屈了這個媳婦，態度不由得放軟了些，「妳真不怨明宵這般對妳？」

「先前是我不知，近日才得知世子與漪霜妹妹情投意合，為她不願再娶他人，這般深情教我敬佩，所以我真不怪世子如此待我。」她倒要看看符明宵對陳漪霜的那番情意能持續多久，她藏住心中的冷笑，繼續把話說得滿腔真誠，「如今我再留在府裡，讓世子見了只會徒惹心煩，不如趁此機會去別莊，一來可以調養身子，二來也省得爹娘再為我的事操心。」

為了讓康定侯夫人答應這事，她從施嬈嬈手中接過一只事先準備好的匣子遞了過去，一邊又道：「去別莊靜養的這段時日，媳婦無法在爹娘跟前盡孝，還請爹娘見諒，這是我的一番心意，還望娘能收下。」

康定侯夫人接過匣子打開來一看，裡頭裝著一疊銀票，她取出約略看了看，足足有兩、三百兩，收下媳婦的孝敬，她登時吞回原先不准她去別莊的話，也沒再為難她，難得對她露出好臉色，「妳這孩子如此懂事，咱們明宵沒娶錯人，妳放心，待妳養好身子，我便會讓明宵去接妳回來。」

「多謝娘，那媳婦告退。」

韓舒波回到自個兒的院子，一掃先前那副溫婉柔順的模樣，揚唇肆意一笑，吩咐丫鬟們收拾衣物準備去別莊。

「小姐，咱們就這麼去別莊好嗎？」對自家主子的這個決定，施嬈嬈有些不安，就怕主子這一去，萬一世子不去接她，那她豈不是要一輩子住在別莊裡？且這事若是傳回韓家，夫人怕是要為小姐擔心死了。

「到了那兒沒人再管著我，我想做什麼便能做什麼，當然好啦！」瞧見奶娘的愁容，韓舒波摟著奶娘的肩，笑吟吟安撫道：「奶娘，妳就別操心啦，我會寫封信給我娘，向她解釋我去別莊的事。」

「小姐，世子這麼對妳確實不對，但妳這麼一走了之，與世子之間的嫌隙豈不是沒有機會修復，往後……」

「往後的事往後再說吧，妳忘了他那天是怎麼罵我的嗎？」提起幾日前符明宵指著她痛罵的那些話，韓舒波不僅沒動氣，還呵呵笑著。

前生瞎了眼，遭男人背叛害得慘死，如今除了大師兄，她再也不相信其他男人。爹娘給她的嫁妝不少，她能養活得了自己和奶娘她們，完全不需要倚靠符家，所以她壓根沒把符明宵放在眼裡。

聽小姐這麼說，施嬈嬈倒沒再多勸，幫著一塊兒收拾衣物。

哼，她家小姐可是千般好萬般好，哪裡是世子那廝配得上的！

## 第 2 章

「小姐，廚房用剛採來的蓮子燉了蓮子銀耳湯，妳嚐嚐。」施嬈嬈端來一盅剛燉好的湯走進院子裡的小廳，盛了一碗遞給倚著美人靠、漫不經心正在看信的主子。

「先擱著吧。」看完信，韓舒波吩咐一名丫鬟替她去取來文房四寶，她要寫張方子。知道小姐在看的那封信是夫人派人送過來的，施嬈嬈訝異的問道：「小姐要寫方子，難不成是老爺或是夫人病了？」

服侍小姐多年，她沒見小姐讀過多少醫書，也沒跟著什麼大夫學醫，可小姐彷彿打從娘胎就通曉醫術，這些年來，韓家若有人生了病，只消服用她開的藥方，不出幾日便能痊癒。

「還不是娘又同二嫂置氣，這陣子胃口不好，我開帖藥膳，讓府裡廚房做給娘吃。」

她上頭三個兄長都已成親娶妻，大嫂和三嫂脾氣溫順，平日裡對娘也孝敬有加，偏生二嫂是個直性子，說話也不懂得委婉些，常惹得母親生氣，以前她還未出嫁時，有她哄著母親，但現在沒人能像她那般說笑逗母親開懷。

施嬈嬈忍不住叨唸道：「這二少夫人也真是的，說話老是那麼直來直往，以前有小姐在，還能替她緩頰幾句，如今妳不在韓家了，要是把夫人給氣出個好歹來，可怎麼辦？」

「娘也不是不知二嫂沒什麼壞心思，就是心直口快了點，只要別在意她說的那些話也就沒事了，娘偏要往心裡去。」

丫鬟取來筆墨紙硯擱在桌上，將空白的幾張信箋鋪平，再磨了墨。

韓舒波走到桌前，提起毛筆蘸了墨汁，先寫了封家書給母親勸慰她一番，而後略一思忖，改掉原先想寫的藥膳，轉而寫下另一個方子。

將人蔘、茯苓、蓮子、山藥和糯米、粳米磨成粉後拌勻，加些適量的蜂蜜，蒸熟後放涼，就成了軟糯的糕點，能開脾健胃。

寫完，她將信箋和方子裝入信封裡，吩咐丫鬟派人送回韓家去。

施嬈嬈在她寫完信後，將那碗蓮子銀耳湯遞給她，一邊說道：「我瞧夫人怕不全是為了同二少夫人置氣才沒胃口，回門那日，世子沒陪著妳，讓妳自個兒回去，可把夫人給氣壞了，妳這段時日住到別莊，他又對妳不聞不問，夫人怕是為了這事在替妳發愁吶！」

「娘用不著替我擔心這些事，我在這兒日子過得不知多快活呢！」她每天睡到日上三竿都沒人管她、叨唸她，舒心自在得很。

「妳就只顧著眼前的逍遙日子，眼下都過了三個多月，侯府那兒還沒動靜，夫人怕是都要替妳給操碎心了。」

韓舒波端起蓮子銀耳湯，一邊吃著一邊笑道：「哪來這麼多閒心可操，最多不就是他們休了我，那正合我意，橫豎我也看不上符明宵，他要真敢休了我，我還樂得與他一拍兩散。」

施嬈嬈被她這番話給嚇到了，「我的小姐啊，妳怎麼能這麼想，妳若是被休，別說妳的名聲，就連韓家的聲譽都會受到影響，妳可知道？」

見奶娘這麼緊張，彷彿她說了什麼大逆不道的話，韓舒波擺擺手，改口道：「我不過是說說罷了。」

她上一輩子當了三百多年的狐妖，此世雖投生為人，卻仍改不了不愛受拘束的性子，對人類的那些規矩打從心裡不認同，更不在意名節什麼的。

對於有些女子為了區區名聲，被逼得去死，她是嗤之以鼻，名聲能吃能喝嗎？那些不相干的人幾句閒言閒語，在她聽來不過是放屁。

但投胎為人近二十年，她明白這些事在心裡想想就好，不能宣之於口，否則可要嚇壞自小照顧她長大的奶娘。

想起一件事，韓舒波又交代道：「對了，奶娘，讓人準備準備，我明天想出門一趟。」

「妳該不會又要去歸涯山吧？」也不知怎麼回事，小姐自小就愛往歸涯山跑，每次去她都像是在找什麼，可是問她卻又不肯說。

「閒著也無事，我想去那兒走走，順道去探望外祖母。」

歸涯山在西邊，以往從韓家去一趟約莫要兩、三日的路程，剛好她外祖家就在歸涯山附近的縣城，因此她常藉口要去探望外祖母，而繞去歸涯山。這別莊在嵐山附近，從別莊這兒過去，一趟也差不多要兩、三日，但至少現在她不用再特別向什麼人報備才能出門。

「妳就不怕老夫人見了妳，問起妳成親後的事？」

經奶娘一提，韓舒波想起若是讓精明的外祖母得知她在成親後不久，就藉口離開侯府，跑到別莊來，怕是要狠狠訓她一頓不可，她登時改口，「那算了，還是別去看外祖母，直接去歸涯山好了。」

雖然已在歸涯山前前後後找了不下數十遍，但她仍抱著一絲希望，期盼有天能再見到大師兄一面。

她話才剛說完，一名下人匆匆進來稟道：「小姐，不好了，世子受傷了！」

「世子是怎麼傷的？」韓舒波並不怎麼關心的隨口問了句。

「聽說是被雷給劈的，這會兒昏迷不醒，被抬進咱們別莊來。」

韓舒波這才驚訝地道：「他被抬進咱們莊子？這是怎麼回事？他被雷劈為何要送到咱們這兒來？」

「聽說他先前正要去平陽城，途經嵐山附近，天上突然降下落雷，擊中世子所乘的馬車，世子被雷擊受傷，昏厥不醒。」下人趕緊把聽來的事告訴她。

韓舒波與施嬈嬈相視一眼，在韓舒波發話前，施嬈嬈便搶白道：「小姐，咱們趕緊去瞧瞧世子。」

「他被雷劈干我什麼事？」韓舒波一臉漠然。

她這人素來恩怨分明，真心待她好的人，她也會回以真心，就像她爹娘和三個哥哥們與奶娘，但若虧待她之人，休想得到她一分關心。

「妳是世子妃，再怎麼說他都是妳的夫君，如今他受傷被送來別莊，這人就在妳眼皮子底下，妳說什麼得去看看他。」施嬈嬈勸道。

儘管小姐確實沒將世子放在眼裡，但她仍希望能藉此機會改善小姐和世子之間的關係，畢竟兩人成了親，總不能一直這般不聞不問的分居兩地，讓個妾室獨佔了世子，她不能任由小姐再這般任性下去。

施嬈嬈問清來稟告的下人世子被送到哪處廂房後，不由分說扯著自家主子趕過去。

明白奶娘的心思，韓舒波涼涼的笑道：「奶娘，妳沒聽見世子是被雷給劈昏過去，這會兒咱們眼巴巴的趕過去看他，他也不會知道。」

「說不得咱們過去他就醒來了呢？妳是世子妃，世子出了這種事，於理妳也不好置身事外，更別說妳還通曉醫術呢，在大夫過來前，不如妳先幫世子瞧瞧。」

韓舒波在心裡翻了個大白眼，她情願去瞧豬瞧狗，也不願去瞧符明宵，前生學來的醫術，她半點都不想用在他身上，他是死是活，與她無關.....不對，倘若他就這麼被雷給劈死，她沒了名義上的丈夫，不就自由了？

這麼一想，她頓時眉眼帶笑，加快腳步，好奇的想過去看看那人到底死了沒。

施嬈嬈不知小姐心裡所想，有些意外小姐的態度怎麼轉變得如此之快，不過小姐願意去看世子，她當然開心。

主僕倆來到一間廂房裡，別莊的管事趕緊過來行禮，而後簡單的將不久前從世子隨從那裡得知的經過，再當面稟報一遍，「.....世子的隨從們不知這莊子是世子妃名下所有，就近過來問咱們莊子可有大夫，我一問得知竟是咱們世子，就差人趕緊去請大夫和稟告妳。」

莊子附近不遠的村落裡有一位老村醫，年紀雖大，但經驗老道，醫術不差，莊子裡的佃戶和附近幾個村子的村民，若有什麼病，都是去找那村醫診治。

韓舒波朝躺在床榻上動也不動的人瞅去一眼，她上一輩子化形時，曾度過一次雷劫，不過倒是沒見過被雷劈的人，一時好奇之下，她走到床邊想看仔細一點。

她發見他手腳有幾處不算嚴重的燒傷痕跡，那張臉倒是沒受傷，她接著抬手翻開他的眼皮，再按住他的脈搏，須臾後，她狠狠掐住他的人中.....

原本宛若死人般昏厥不醒的人，悶哼一聲後，頓時睜開雙眼。

稍頃，茫然的眼神逐漸聚焦，凝視站在他前面面容陌生的女子，眸底流露出一抹驚訝之色，他唇瓣微微張開，似是想說什麼。

韓舒波見人轉醒，懶得再多加理會，轉身提步要離開，一道沙啞的嗓音從她身後傳來—

「悅娘.....」

時隔多年，再聽到她上輩子的閨名，她震驚的旋身，瞪著床榻上的男人。「你剛才叫我什麼？」

他張了張嘴，似是想要再說什麼，但還來不及開口，便虛弱的再度昏厥過去。

韓舒波愣怔過後，上前查看，發現他只是暫時昏睡過去，並無大礙，收回號脈的手，垂眸凝視著他。

方才八成是她聽錯了吧，符明宵怎麼可能知曉她上輩子的名字。

等符明宵再次醒來，已是翌日傍晚。

他思緒紊亂，神識裡多出了不屬於他的記憶，宛如一團棉絮中硬被摻入許多其他的雜物，一時之間無法梳理清楚。

好半晌後，他才釐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，俊朗的臉上，那茫然迷惑的神情逐漸斂去，眼神漸漸變得清明。

他為了抵禦第一次的雷劫，耗去大部分的修為，不想短短數日後，又有天雷降臨，他本以為此命休矣，沒想到他的元神竟陰錯陽差進入這具身子裡，而原主的神魂已不幸在先前的雷擊中喪去。

理順前因後果，他接著又想到他短暫甦醒過來時，似是隱約間感應到一縷熟悉的神魂，那是幻覺？還是她真出現過？

不給他機會再深想下去，房門忽然被推開。

「表哥、表哥—」隨著嬌呼聲，一名約莫二十歲的女子一路邁著小碎步來到床榻旁，眼眶泛紅含淚，柔美的臉龐滿是擔憂，在瞧見躺在床榻上的人已睜開眼，她嬌軀向前一撲，想要抱他，「表哥，你……」她話還未說完，便被一隻大手推開，身子往後飛去，摔跌在三步外的地板上。

这一幕讓房裡的下人和跟在她後頭進來的幾個丫鬟全都傻了，一時之間反應不過來。

陳漪霜不敢置信的張著嘴，下一瞬回過神後，在同樣醒過神來的丫鬟攙扶下爬起身，走回床榻旁，啜泣詢問，「表哥，是漪霜做錯了什麼事嗎？你為何要這麼殘忍的對待漪霜？」

熊久蒼訥訥的收回方才推開她的手，適才驚見有陌生女子冷不防地撲上前來，他一時不及多想，心生防備的直覺出手，此時看清她的面容，他從先前接收的記憶裡得知，這女子是符明宵的表妹，也是他的愛妾，閨名叫陳漪霜。

見他不發一語，陳漪霜委屈的掉下淚來，「表哥可是在怪漪霜來晚了？昨日一接到表哥出事的消息，漪霜就想連夜趕過來，可當時城門已關，無法出城，今兒個天一亮，我便命人套了馬車趕來，只是馬夫不曾來過這別莊，途中迷了路，耽擱了些時間……」

熊久蒼沉默一瞬，嗓音沙啞的道：「我沒怪妳，只是身子尚有些不適。」

「可是還有哪裡疼？」陳漪霜神色著急的問了句，接著回頭喝斥屋裡照顧他的隨從，「你們是死人嗎，怎麼還杵在那兒，沒聽見表哥說他不舒服，還不快去找大夫過來瞧瞧！」

隨從急忙要出去請大夫，卻被熊久蒼抬手阻止，「用不著再請大夫，我沒什麼大礙。」他接著朝那隨從吩咐道：「我餓了，送些吃食進來。」

那隨從趕緊應了聲，出去準備飯菜。

接著熊久蒼看向還杵在床榻旁的陳漪霜，「妳趕一天的路也累了，先下去歇著吧，不用在這兒陪著我。」

親暱的摟住他的手臂，陳漪霜柔聲道：「漪霜不累，我要留在這兒照顧表哥，只要表哥能早日痊癒，漪霜再累都甘之如飴。」

他努力忍住不去扳開她摟著他的手，「但我累了。」他還沒想好要怎麼應付這一切，想一個人靜一靜。

她不肯離開，溫柔的注視著他，「表哥累了就休息吧，我不會吵表哥的。」說著，她俯下臉，想獻上柔軟的香唇。

熊久蒼無福消受美人恩，驚恐的瞪大眼，情急之下，只好……再次出手。

獻吻的佳人慘叫一聲，身子往後一倒，這次跌了個四腳朝天，緊接著驚怒的尖喊道：「表哥—」

熊久蒼不知該如何面對她，索性兩眼一閉，裝昏。

「妳說，妳究竟對我表哥做了什麼？！」陳漪霜滿臉嗔怒地來到韓舒波的院子，毫不客氣地質問道。這會兒不在侯府，她也顧不得再裝出柔順的模樣。

韓舒波一臉莫名的回道：「我什麼事都沒做。」她最多只掐了下符明宵的人中，而且掐得稍微用力一點而已。

「那我來看他，他為什麼用那種冷漠的眼神看著我，還一再推開我？！」陳漪霜不滿的詰問。她與表哥情投意合，他又素來寵著她，看她的眼神從來都是溫柔多情，而之前在廂房裡，他看著她彷彿在看一個陌生人似的。

韓舒波微微眯起眼，略一沉吟，反問道：「會不會是他被雷劈壞了腦袋，所以不認得妳這個寵妾了？」昨天她去看過他之後，便沒再去見他，也不知他此刻的情形。

陳漪霜臉色愀變，「妳說什麼，表哥不認得我了？！」

「我是說他可能是被雷劈壞了腦袋。」這才是重點。韓舒波幸災樂禍的想著，也不知這符明宵是不是被劈傻了，要是他真變成了一個傻子，他娘可要哭死。

這麼一想，她提步朝外走去，迫不及待想去瞧瞧他此刻的模樣。

「我還沒跟妳說完話，妳要去哪裡？」陳漪霜不悅的追在後頭。

「我去看看他。」韓舒波抽空答了她一句，興匆匆地往符明宵住的廂房而去。

陳漪霜提著裙襬追上她，「妳去看他有什麼用，表哥他又昏過去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聞言，韓舒波腳跟一轉，往回走，「那算了，等他醒來我再去看他好了。」昏了就沒辦法知道他是不是被雷劈壞腦袋，去了也是白搭。

陳漪霜氣憤地指控道：「表哥在妳這兒出事，回去後我定會告訴娘……」

突然被扣上這麼一口大黑鍋，韓舒波可不背，她打斷她，警告道：「妳可莫要血口噴人，妳表哥可不是在我這裡出的事，他是在附近遭雷劈，他的隨從才就近把他送到我這處別莊來，我還特地請大夫來替他診治，還有，他一出事，我便即刻命人將這消息傳回侯府去，妳不也因此才趕來嗎，我可半點都沒有隱瞞，妳在誣賴我之前，可要先想清楚再說。」

被她這麼駁斥，陳漪霜呼吸一窒，有些語塞，下一瞬馬上改口道：「我是一時太擔心表哥，才會說錯話。」她接著又示好道：「還請姊姊不要生氣，這兩日辛苦姊姊了，接下來就由我看顧表哥吧。」逕自搶過照顧符明宵的事後，也不等她答腔，她扭著腰便朝符明宵住的廂房走去。

韓舒波嗤笑一聲，陳漪霜這是怕她同她搶人，才這麼迫不及待的去守著吧。不過她當寶的人，在她眼裡還不如一根草呢。

這段時日她人雖在別莊裡，但她留在侯府裡的下人，會暗中將侯府的消息傳過來。

她聽說符明宵前兩個月收了一個通房，讓陳漪霜因此醋勁大發，但那通房不久後竟投環自盡，她懷疑這件事八成與陳漪霜脫不了關係，不過只要她不作死的犯到她頭上，她在侯府裡的事，她也懶得去管。

翌日，得知符明宵已醒，韓舒波特意領著施嬈嬈和幾個丫鬟前去探望。

她一進房，就瞧見陳漪霜眼眶泛紅，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樣，朝她喚了聲，「姊姊。」

韓舒波覺得有些納悶的問道：「妳這是怎麼了？」符明宵不是醒了嗎，她這一臉泫然欲泣的表情是怎麼回事？

陳漪霜抿著唇，輕搖螭首，細聲說了句，「我去替表哥熬粥。」

韓舒波若有所思的瞟去一眼，隨口道：「別莊裡有廚子，想吃什麼吩咐廚子做就是。」

「表哥一向最喜歡吃我親手熬的粥。」說完，陳漪霜神色複雜的回頭看了符明宵一眼，輕移蓮步往外走。

她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何事，表哥的神智明明很正常，但自他甦醒後，對她十分冷淡，再不像以往那般憐惜呵疼她。

走出廂房後，她猛然思及一個可能，莫非……金蝶投環自盡的事，表哥已經知道真相了？這是在怨她太過心狠手辣，才這麼冷待她嗎？

不，就算表哥知道金蝶的死是她命人所為，他那麼寵愛她，只要她多對他溫言軟語一番，她相信表哥定不會再為此責怪她。

何況這事分明是表哥有錯在先，他先前答應她今生只獨寵她一人，娶韓舒波是被他爹娘所迫，她可以不同他計較，可他竟背著她與一個丫鬟好上，還要收她進房，她實在無法容忍。

是他背叛她在先，怎能怪她狠毒！

韓舒波在陳漪霜離開後，慢條斯理的踱到床榻旁，覷著坐起身，也正望向她的符明宵，不由得微微一怔。

他凝視她的眼神，先是流露出驚詫之色，而後一臉驚喜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他看見她竟如此欣喜，太奇怪了！

她試探的問道：「世子醒了，身子可有什麼不舒坦之處？」

熊久蒼張著嘴，想說什麼，但在瞧見她望向他時冷淡的神情，遲疑一瞬，吞回已到唇邊的話，說道：「我沒什麼大礙了，就是頭仍暈得厲害。」

昨天察覺到那抹熟悉的神魂果然不是錯覺，真是她，令他吃驚的是，她竟是符明宵的妻子，接著他轉念一想，悅娘早在二十年前轉世投胎，如今她已是人身，不再是那隻修煉三百多年的白狐，嫁人為妻，也是理所當然。

想來她應也沒了前生的記憶，他便打消與她相認的念頭，只是他現下元神附在這副身子裡，而這具肉身又是她的丈夫，不過從這身子的記憶裡，他發現她這丈夫生前十分不待見她，逼得她傷心離開侯府，搬來別莊靜養。

若非她丈夫已遭雷擊劈死，他倒是很想替她教訓那人一頓。



他一直呵護的小師妹，豈能讓人如此虧待！

「妳放心，以後我會照顧妳。」熊久蒼睇視著她，脫口說出心中所想。

韓舒波驚訝的瞪大眼瞅著他，懷疑他真是被雷給劈壞腦子了，否則怎麼可能對她說出這種話來。

她忍不住探手，確認他的脈象，可除了虛弱些之外，並沒有其他異常之處。

「你今天可是吃錯了什麼藥？」她轉而懷疑起會不會是請來的那位大夫開錯藥給他。

吃錯藥？熊久蒼不明所以的看了眼先前端湯藥給他的一名隨從。

那隨從連忙回道：「那藥是莊子裡的管事，依照先前大夫開的藥方讓人去抓來煎的。」

倘若那藥真有問題，也不是他的問題啊，要問管事去。

韓舒波微一沉吟，吩咐下人去將藥渣拿來給她看。

熊久蒼不解的問道：「那藥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要看過才知道。」韓舒波順口回了句，在一張繡凳上坐下，等著下人將藥渣帶過來，一邊若有所思的打量他。

細看幾眼，她發覺眼前這個符明宵，與她先前在侯府見到的那個符明宵有些不太一樣，倒也不是面容變了，而是氣韻不同。

先前那個符明宵性情浮躁，五官雖俊朗，但整個人瞧起來少了一種貴為世子的氣度和雍容的貴氣，而此時坐在床榻上的這個符明宵，宛如一塊在流水中被雕琢許久的玉石，樸素裡隱隱綻露出一抹內斂的華采，那眼神更宛如藏了鋒芒的寶劍，神光內蘊。

韓舒波這才明白過來，昨日陳漪霜為何會找上她說了那番話。

不知她心中所想，熊久蒼忍不住關心的問道：「這段時日，妳過得好嗎？」

迎上他那雙看起來毫不作偽的關切眼神，韓舒波背脊竄過一絲顫慄，也不知為何，她竟有種莫名的熟悉感，彷彿是面對許久未見的至親。

可她與符明宵不過是對有名無實的夫妻，還互看對方不順眼，哪裡來的什麼至親，他又怎麼可能如此關心她？

這簡直是太詭異了！

不過她還是回道：「我好得很。」

「別逞強。」熊久蒼的聲調裡透著一抹寵溺。她丈夫待她不好，對她的死活不聞不問，她哪裡可能過得好，他只當她這話是嘴硬。

他這呵寵的語氣是怎麼回事？韓舒波還來不及再多問，下人已取來未煎的幾包藥和已煎過的藥渣。

她走到桌前，打開查看後，確認都是些調氣補身的藥，並沒有問題，所以癥結就是一符明宵當真被雷給劈壞腦子了！